

守山閣叢書

日損齋筆記

原序

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爲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爲來學寤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旣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鶩高遠者涉恍惚而談元虛尚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縟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紛葩升槃而回縈非不煜煜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飢焉弗能爲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潛以文辭冠于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

既已播厥中外既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
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譌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
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圖
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
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奇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
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于至精者不可以與
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
析爲三門而上虞李術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
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則而河南張恒時斥其非二公素稱
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
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胷中所

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旣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寘諸篋衍而擇善學者授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日損齋筆記一卷元黃潛撰潛字晉卿金華人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諡文獻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續通考作一卷危素碑銘亦稱一卷與今本合書中皆考證經史子集異同得失其辨史十六則尤精于辨經如引史記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之文證顏師古漢書注之誤又引宋實錄李繼遷賜姓名不在真宗時證僧文瑩湘山野錄之非引据尤極明確非束書不觀而空談臆斷者也此本首有至正甲午宋濂序卷後有危素所作神道碑及請諡文移博士傅亨諡議後

序爲劉剛作蓋附錄三篇卽剛所編入也惟卷首卷末均標云大明天順四年十三世孫叔善重刊今考碑云潛以至正十七年卒其時但有孫四人下距天順四年止一百三年不得遂有十三世孫然其子孫之記世系又不應謬誤是則事之難以理解者矣

日損齋筆記

守山閣叢書

元黃潛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

辨經六則

鶴山魏氏曰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之說爲據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有疑於此也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卽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

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鶴山素尊信文公之學獨於此圖書之辨不能無異論然而又曰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數爲洛書亦是一說又若有取焉往年閩人吳蟾者來京師自言從謝疊山得異人所授河圖朝野諸公多傳之而秘不輕出其詳雖莫得聞大抵亦是以八卦爲河圖未必不與蔣說同所自出也按孔安國尙書顧命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書八卦謂之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論衡亦曰伏羲王河水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則以八卦爲河圖自昔已然鶴山之說似不可不考也

尙書古文益稷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

書作七始詠采與在滑與忽音相近來與采始與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政與治義相近諸儒皆隨字解之獨鄭元忽作智而謂智者臣見君所秉君亦有焉是以智爲笏也其說尤異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邑考已爲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旣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史記云文王崩太子發立豈伯邑考未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爲太子耶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鷄曰翰音註謂異其名所以別於人用也而今之致餽於人者反借以爲雅稱是以鬼事人也世之好用古語而不詳其文義若此類者極多此特

其一耳

春秋左氏傳聲子襪而登席杜預曰襪足衣也

程泰之演繁露曰戰國策已稱人主爲陛下據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則陛下之稱周初已有之或謂家語載成王冠頌蓋曰率爾祖考永永無極疑大戴所記出於秦漢以後之所增飾然則戰國策所稱又安知非後人所增飾耶

辨史十六則

史記黃帝幼而徇齊家語大戴記並作叡齊司馬貞曰徇亦作濬蓋以徇與濬音相近濬與叡文相近而言也又曰濬當讀爲迅則又因裴駰訓徇爲疾而以迅爲疾義相近而言也

去古既遠經史中魯魚亥豕若此者不一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豈闕疑之義乎

太史公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故取公孫卿獲寶鼎迎日推策之說而不取其仙登于天之語直書曰黃帝崩葬橋山乃於封禪書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至武帝問黃帝冢則又稱或對曰黃帝已仙羣臣葬其衣冠或者疑辭也其敘事可謂婉而直微而顯矣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自黃帝始矣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爲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繫易稱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於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也

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所載黃鍾史寬舒封禪書註引徐廣曰鍾丈惠反鍾縣黃縣皆在東萊武帝紀註引韋昭曰黃鍾人姓名一以爲地名一以爲人名前後自相矛盾漢書郊祀志註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顏師古曰鍾直垂反其不取徐廣之說蓋以一人不應係兩縣也然寬舒之名數見於後而無所謂黃鍾者又似可疑耳

漢書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今按史記本文云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蓋因班孟堅刪去泗川守

壯四字而誤以得字屬於上文小司馬索隱知其誤而疑左司馬當有名遂以爲曹無傷無傷之名僅見於沛公入關之後而前無所考姑存其闕文可也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劔也杜周傳三尺安出哉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引高帝語却皆有劔字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爲奇者不可不知也

漢文帝紀年有後元景帝有中元有後元葛勝仲曰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按劉貢甫兩漢刊誤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封禪書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則所謂中元後元者豈亦後來之追命乎宜

其無所諱避也然以漢之武帝紀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應劭於元年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貢甫因封禪書後三年之語不取應劭之說而謂四年方得鼎似當考也

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然則九錫者先王賞功之常典耳後世顧假以爲篡語何也

漢游俠傳茂陵守令尹公註謂守者未真爲之或以爲宋之權行試守卽其遺制非也傳稱門下掾說尹公曰一旦真令至復單車歸爲府吏蓋宋之時暫權攝者也若夫權行試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別賢序之崇卑而已其所謂行尤與漢

不同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宋制必繼祿官高於所任之職事乃稱行也資治通鑑綱目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其推蜀繼漢本於習鑿齒紉周存唐本於沈既濟而感興詩第六章第七章皆不及之蓋天理之在人心初無間於古今先儒所見適與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學者誦感興詩則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

僧瑩湘山野錄卷首書眞宗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繼遷以太宗淳化二年賜姓趙名保吉授銀州管內觀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賜姓名兩經削奪至道三年眞宗卽位因其歸順仍呼之曰趙保吉

非賜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銀綬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但加食邑而不進封制下於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咸平六年繼遷陷西涼府爲潘羅支所殺終其身未嘗封王也其子德明旣立奉表納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大詔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無一與之合繼遷建節之制見於實錄及大詔令者本云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逮眇躬之纂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于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勲野錄所記旣多異詞且易推恩二字曰眞封以實其封王之說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鑑長編及陳均編年備要乃獨有取焉其書太祖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捨正

史而取野錄筆削之意莫得而詳也

周公謹齊東野語曰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東坡主合祭潁濱主分祭朝廷迄從合祭之說以至于今按宋史郊議始於神宗元豐元年至六年乃罷合祭哲宗元祐七年詔復行合祭以伸始見之禮俟親行北郊則修元豐六年之制仍集官詳議以聞禮部尚書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請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請上不親祠而通燿火於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詳言安世等復執前議蘇轍時爲門下侍郎請降旨罷議而安世議狀竟不得上二蘇之主合祭固未嘗不同也其後合祭罷於紹聖

三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後凡四祭地謂朝廷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尤非也

齊東野語卷首紀孝宗善政史闕不載者十餘事其一曰淳熙中張說爲樞密都承旨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樽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祐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按宋實錄陳獻肅公良翰傳載此事甚具非良祐也良祐亦同時從官公謹誤以良翰爲良祐而不知良翰傳未嘗不載也且說爲都承旨亦非淳熙中蓋說以隆興初爲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

翰之除大夫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說已爲簽樞累進知院事
淳熙元年卽罷去矣記一事而三失焉於秉史筆者毋責可
也

靖康元年宗忠簡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飛時隸麾下犯法
當斬忠簡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遂釋不斬而留之軍前會
金人侵犯水乃授以五百騎俾爲踏白使已而凱旋補爲統
領尋遷統制飛由是知名此事與漢王陵之於張蒼滕公之
於韓信暴勝之之於王訢大抵相類漢史備著三人事以
彰其奇遇飛孫珂撰飛行實乃獨諱而不錄幸忠簡家傳今
行于世而新史得以備著之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吳公淵自隆興改知鎮江是歲大禋明

年辛丑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場以哺兩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戶部公時客吳公所從吳公親行視諸場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而奇之亟言於吳公公與語大悅卽令授館而禮遇焉供張服御之盛比宅重客有加人咸驚訝旣而立信與先戶部相繼登丁未庚戌第寶祐三年乙卯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開闢京湖辟立信幹辦公事先戶部準備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日吳公拜叅知政事請致仕未報而沒于江陵府治闡檄立信同先戶部護送歸葬宣城而先戶部爲撰行狀上于史官其後立信入躋從班出專方面名位略與吳公等人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實先戶部之所舉新史於立信傳雖備著其事而不能詳先戶部之名誤以

夢炎爲應炎是猶可諉曰庶官名不登於史冊無所於考乃以七年丁未取進士則題名有記亦弗之考而旁采傳聞多異辭以七年爲六年則歲在丙午又以爲見吳公之次年則歲在壬寅殊不知兩年皆非策士之歲後之秉史筆者所宜考焉

開慶元年七月朱公範孫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而曾先祖戶部府君由添差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教諭實與公並命同一誥詞是年十一月範孫除監察御史而先戶部奉勅兼樞密院編修官後九十年是爲今至正九年獲觀公家所述公年譜乃以武學爲太學蓋不詳當時典故而疑武學爲武官故以意擅改之云耳殊不知國子太學博士正錄武

學博士教諭皆師儒之清選也間嘗錄家藏先世所被誥命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訛近閱新宋史貌孫本傳乃止據其家傳作太學博士誥詞首云勅史館校勘朱貌孫等古者文武同方云云尤足驗其爲武學而非太學也謹識于此以俟後之秉史筆者刊正焉

雜辨十三則

許由事不見於經傳司馬子長揚子雲皆以爲疑或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春秋左氏傳云許太岳之後四岳卽許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孫文叔於許爲四岳之嗣則四岳在唐虞時未嘗封許安得預以爲氏乎大抵莊子多寓言如必旁引曲證以實其說所謂子州支父石戶之農

者又爲誰乎姑闕其疑可也

鄧名世上進姓氏辨證有兩繆姓謂音穆者爲宋穆公之後音謬者秦繆公之後按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公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未聞繆可讀如謬也繆固有兩音一與謬同秦繆可音謬安知宋繆之不音謬乎古人固有以紕繆之繆爲謚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謚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爲據乎漢有謬忌字正作繆又非可與宋秦二君混爲一而忌之名亦辨證所不及辨證之可疑多此類漢翟方進汝南人而謂方進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何其自相

矛盾也

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寺亦謂之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博故事稱柏臺烏臺蓋御史有兩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大夫廢遂獨存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司隸臺唐御史臺嘗改憲臺又改肅政臺而門下爲東臺中書爲西臺祕書爲麟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爲臺也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僕尚書丞郎郎官猶夫今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以稱州郡唐以稱三司監院之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旣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

千字文篇首曰勅周興嗣次韻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爲勅當是誤以梁字爲勅也程泰之考古編力辨其非引南史賈希鏡傳勅許郭子旣以帝命爲勅而興嗣傳云勅制寺碑尤可爲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戰功宣秉傳勅賜尚書祿董宣傳勅強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爲勅自漢已然泰之特以興嗣傳切近可證而但引南史耳

米元章自書其姓名及所用圖記米或爲芊芾或爲黻黻與芾猶可通用芊乃楚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國其人入中國者因以爲姓唐有回紇米懷王五代有沙陀米至滅非若樓之與婁邵之與召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字音之相近者寧可混而一之耶或曰山谷極稱引黃初平初起豈皇與黃可混

爲一姓乎是不然所謂金華仙伯金華牧羊客者蓋言其先金華人耳非指初平初起爲同姓也然他傳記初平初起亦皆作黃而山谷則自謂七世以上失其譜於金華之族尚莫適相通蓋未嘗以初平與初起混皇黃爲一姓也

俗呼人之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爲泰山有丈人峰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長曰丈人非特婦翁也或又以爲張說因東封而其壻躡遷五品故稱之曰泰山其說尤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爲泰山耳

龔頤正續釋常談最號詳傳按酒二字出儀禮注乃遺而弗

及蓋其所釋者當時南方之常談耳

檠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巨京反蘇文忠詩云大弧一弛何緣設已覺翻翻不受檠陸放翁曰檠作平聲押用漢注也燈檠亦謂之檠音與漢注同李義山詩云九枝燈檠夜珠圓漢地理志朝鮮民飲食以籩豆顏師古曰若今之檠音其敬反韻書檠字注曰有足以几物也義山以檠爲去聲蓋本於此又與前二音不同

范元實詩眼曰子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旣云斜陽又云暮卽重出也欲改斜陽爲簾櫳予曰旣云孤館閒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予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云簾櫳恐損初意山谷曰極難得

好字當徐思之寶祐間外舅王君仲芳隨宦至郴陽親見其
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時傳錄者以樹字與英宗廟諱
同音故易以暮蓋其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
改也外舅每爲人言而爲之永歎或曰傳錄者旣以廟諱同
音而爲之諱少游安得不諱乎是不然陸放翁引北史齊神
武相魏時法曹辛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殺之則二
字本不同音今皆諱避則以爲一音矣由是言之則樹字本
不必避禮部韻略諱而不收者失于不考也況當時諸公詩
篇中所用樹字不一而足以大蘇集中所載而言則庭下梧
桐樹及樹頭初日掛銅鉦聞風驚樹擺琅琅孤城吹角煙樹
裏清風欲發鴉翻樹詩句作於熙寧元祐紹聖元符間未嘗

以爲諱何獨疑少游之不避耶

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記註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註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歟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趙與峕賓退錄曰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成帝紀語也按繹山碑云世無萬數則秦時已有此語矣

漢有兩韓信同爲高祖將兩張禹俱明經兩京房俱治易兩王商皆成帝時由外戚輔政兩杜子夏皆附王氏北斗垣內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爲二斗非也

南斗於次爲星紀在正北人以其見必於南故謂之南斗以別北斗耳若所謂斗覆爲豐年者乃天市垣之斗斛星又非此二斗也

日損齋筆記終

日損齋筆記附錄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於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禕朱世濂傅藻等葬於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屬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官學京師辱公爲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爲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宜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館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爲

供奉從公於史館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涇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至集賢校理文節公著于分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簡公之女弟始蓀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奏丞相檣枋國殺異已者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磨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宮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於公爲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塈以進納恩補承節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

郎果贈中奉大夫江洲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洲西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某公應復實生參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朝請以爲其後妣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夢大星煜煜然墜于懷生甫晬卽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比成童不妄出門能信誦書詩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弔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太常公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論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遊武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牟公獻期公甚遠歸從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

官七年舉憲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于家延祐元年貢舉
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于世明年殿試對策以
用真儒行仁義爲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
縣丞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厲民爲甚編
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尤爲橫暴公皆痛繩以法吏或以
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
于所爲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
近以爲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遂沈鹽于河帥衆以拒官兵
怒爲取它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及刼殺未行邑
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爲
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餘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

公士恒行縣廉知治狀事悉諉焉公爲黜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愬昏田鬪訟下其事多至數千百公錄其當問者一經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禱于龍湫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丞制遷石堰西場鹽運命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閔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毫分入于吏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船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公莅是役撙節浮盭還其餘錢爭歡呼而去姦民以僞鈔鈎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

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鞠治
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實僞鈔板於良民家
乃白于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僚
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于州皆相率遁去
有盜繫錢塘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來爲之
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宣傳重
議待僞文書來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
稅杭州僅三閱月增課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
之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
儒林郎扈從至開平恭紀行詩十有一篇世盛傳之丁外憂去
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所

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於時時欲移禮殿四配位東坐西
嚮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恚
甚且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克如公言居六
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淵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
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修遼金宋史丁內憂不起
服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朶爾直
班公令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
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
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上語朶爾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
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同知經筵事修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里

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舊還則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湘丞相達世貼睦邇公承制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爲之傷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瑄琛瑋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羣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疊疊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從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鼉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

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乞求文者日盈于門力廢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沒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恒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于收叙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且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矢急霆震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疑焉素寡嗜慾甫四十卽獨楊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觸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數數然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于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陽當宋中
世故笏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對策
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時彥迺柄文鐸蚤
縣其車召還經輓載筆石渠皇眷甚隆宦情彌薄掛冠歸休
翺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
亡公則著蔡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爲歸全述銘
著德東塾之阡中奉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危
素撰

請謚文移

太常博士傅亨嘗謂天啓文明之運時生純德之賢擅一代
之文章爲諸儒之軌範既有功于名教宜加贈以褒崇切見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天資端介德操剛方早擢秀於儒林遂登名於科第初任將仕郎寧海縣丞陞從仕郎諸暨判官擢儒林郎翰林奉除承直郎國子博士遷奉政大夫江淞儒學提舉不俟引年自行致仕授中順大夫祕書少監居閒未久今上以史事特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未幾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屢蒙召見殿廷賜以樽酒金織絹段寵遇優渥蹟公之筮仕州縣則民庶懷德而詠仁入教成均則士類樂育而從化至於供奉翰苑職典祕書侍講讀多獻納之功知經筵有規諫之益三考鄉薦於行省繼知貢舉於會闈主文旣公得士爲盛言性理探程朱之奧妙論著述繼韓柳之雄

深德業昭著文章炳煥太極一賦爲治朝之大雅古文諸作垂奕世之宏規四方學者覩之若星鳳仰之若山斗年旣老耄優游鄉里文墨自娛多所撰述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堅出使江荆還言本職已於是年閏九月初五日病終于家亨以匪材親侍几杖詩書之澤久承指授道德之腴每霑膏馥知其博極天下之書洞達古今之制爲縉紳所推許爲學者之依歸如蒙轉呈移文合于部分比依翰林侍講學士袁桷鄧文原例依上褒封贈諡仍付翰林國史院編之列傳甚愜公議今將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門人宋濂所撰行狀錄連在前合行移關請照驗施行

諡議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爲日月星辰在下者爲山川草木賦
於人者爲道德文章則又贊天地之化育歷萬古而不朽也
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其賢才之盛興起一時
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爲萬世之儒宗者未嘗無其人焉迺
若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
筵事黃公負端介之資抱高遠之志早奮跡於儒科繼登明
於法從試郡邑有惠愛之政教成均得養育之方其在翰林
屢蒙眷遇掌絲綸而宏帝制修紀傳而寓王法其學術之精
微道德之崇邃六經羣史窮其淵源諸子百氏究其根柢故
我國家典冊詔令及勲賢碑銘必命公爲之海內冠帶之士
以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爲請者歲無虛日每出一篇家

傳人誦書善真草或得之者不啻隋珠趙璧其文章根本乎
六經而能羽翼乎聖人之道謹嚴精密紆徐而不煩山高水
深金鏘玉夏皆雍容自然追配漢唐諸作爲學者之模範有
元以來其如公者蓋不可多數也天下學者僉無間言蹟公
之行業相公之儀型書之史冊銘之奉常允符公議易名定
謚國有彝章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學該古訓曰獻請謚
曰文獻前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新除文林郎太常博士傅亨謹議

後序

剛也不敏獲受經於宋太史先生之門研窮義理之餘先生
出一編書示剛曰此黃文獻公之所著筆記也公於天下之
書無不讀而要之於至理間嘗侍函丈共讀新修宋史無一
傳無訛者非官制地理卽歲月事實甚至連氏名亦或舛誤
觀公辨駁之精若此則其平昔攷古之學爲何如哉覽此記
之大略蓋已知之矣雖中有一二條摘書其事而不實品評
似若無所繫者而洪文敏公作容齋五筆凡四十七卷亦往
往有如此者或公別自有見今不敢畧去汝其受而藏之剛
退而伏讀焉見其文婉而義深誦玩日不釋手初公之爲此
書隨筆而錄未及詮次剛因忘其僭踰以類相從分而爲三

曰辨經曰辨史曰雜辨既已繕書成卷又以讀其書者不可不詳知公之爲人遂以中書參議危公太僕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傅公子通定諡等文以附其後共爲一書夫雜著之有其書尚矣自漢以下各統萃羣見而發一義故博雅可觀者衆至唐而纂述者爲尤盛惜乎多雜於麗誕虛誑而間巷怪誕荒穢不經之語亦廁其中而大雅君子有所不道逮宋而文奎啓宿諸老奮興見於論述灼可以詔後學而傳來世若陳后山之談叢沈存中之筆談宋次道之春明退朝錄孫君孚之談圃洪景廬之隨筆史慶長之學齋佔畢或發明經中奧旨或紀事足以補史氏之闕逸嗚呼盛哉公之此書蓋可與之並傳者也公之所著有詩文三十三卷義烏志七

卷並已刻梓流布於士林間而筆記獨未遠行乃命工而刊
之于梓功告完遂以平昔所聞次第序之於末簡至於是書
所以有功於學者先生於前序中已備論之矣里後學瀟漢
劉剛再拜謹書

樵香小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樵香小記二卷

國朝何琇撰琇字君琢號勵菴宛平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皆考證之文凡一百二十條論經義者居其大半亦頗及字學韻學其論六書頗與舊說異同如謂禿字當從禾會意說文謂人伏禾下固屬謬妄卽六書正譌改爲從木諧聲亦非確論謂說文訓爲字爲母猴本末倒置當是先有爲字乃借以名猴謂射字從身從寸爲籀文象手持弓形之訛其說皆未免於獨創至其解春秋西狩獲麟解周禮奔者不禁解詩野有死麕亦時能發先儒所未發其學問大旨蓋出入於

閻若璩顧炎武朱彝尊毛奇齡諸家故多演其緒論云

樵香小記卷上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宛平何琬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奔者不禁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先儒率以奔者不禁爲疑今推尋文義奔者當指男女不禁則指其父母若字當訓如左傳請爲靈若厲之若言私奔而父母不禁與不遵嫁娶之制者均罰之耳先儒不以若字爲連類之文而以爲轉語則其疑宜矣

春王正月

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其他證佐姑無論但以左傳論之

左氏周人也有誤記本朝之正朔者乎卽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秦去周末爲時無幾有相距數年不知勝國之正朔者乎故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一條可以息千古之喙也

西狩獲麟

麟聖王之瑞也春秋亂極而終以獲麟思治也謂書成而麟至淺矣

天王

春秋或書天王或書王正猶史家或書皇帝或書帝無義例也先儒以王不書天爲貶然則春王正月是亦王不書天矣又何貶乎

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文言傳明曰四德註家則曰大通而利于至正然則孔子非與又覺其異于孔子也則曰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然則文王非演易孔子非贊易直改定伏羲之易矣

祭叔來聘

人臣無境外之交爲敵國言之也若一王在上則畿內畿外皆王土畿內諸侯與畿外諸侯皆王臣正如京畿官與州郡官耳不應禁其信使以敵國視之說春秋者于畿內諸侯朝聘列國皆以外交爲貶此義殆非末學所知

有年

春秋桓公宣公書有年皆紀其實事義不關乎褒貶說者謂二君弑逆不應有年而有年故孔子特筆以示戒是聖人以降福亂賊咎上天之失刑矣呂涇野說季孫意如卒謂書亂賊善終見天道之無知亦同此繆

剛柔始交

屯之爲卦剛柔始交而難生夫天下之難未有不始于相交者也聖人知相交之生難而杜漸防微陳紀立綱詰姦禁暴所謂君子以經綸也老氏知相交之生難而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適成爲老氏之學而已

山下出泉

水出高原懸注而莫之遏也泉出于山下則翳穢沙泥皆足

以障塞之猶童子聰明雖具而不能自達也濬之斯出導之斯流猶童子之資啓發矣故童蒙之象取義于斯

姓譜

姓譜至不可信其所述姓源非神明之胄亦卿大夫之有官有邑者也然則太古以來黎民不知幾萬萬億皆若敖之鬼乎或曰胙土賜姓別族命氏非有爵者無姓氏然則無爵者例無子孫乎

卷耳

詩序卷耳后妃之德也夫採卷耳寘周行非后妃之行遣使臣閔勞苦亦非后妃之事此必大夫行役其室家念之之詞惟其哀而不傷勞而不怨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知沐浴

于宮闈之化者深故曰后妃之德云爾如曰后妃所自作則采采芣苢亦后妃自擷野草矣

鄭風

朱子排詆小序如木瓜諸篇本事可考者亦從廢斥誠不無過當然余于鄭衛淫詩之說則灼然無疑夫古人之詩不似後來家有專集輶軒所採特里閭所歌而已其所歌者皆忠孝廉節之詞則知其俗之厚其所歌者皆奢麗綺靡之詞則知其俗之偷故誦詩可以觀政其間男女狎邪之詩亦如近代之雜曲小令多懸擬想像摹寫艷情不必實有其事諸儒既疑聖人不當存淫風是聖人亦不當存變雅也又疑淫者必不自暴其醜是玉臺香奩諸集皆佚女所自製也

太極無極

尊德性道問學朱陸異趨此不得不辨者也太極無極理在天地去人事遠矣其是其非不關於善惡得失兩家詰辨動盈萬言吾謂徹精神于無用

河圖洛書先天後天

凡註易者卷端必推演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動數千萬言以爲作易之本始夫天下之事理未有離其本始者其詮釋經文乃全不從是生義抑又何與

卦變

乾坤生六子傳有明文其餘某卦從某卦來者乃後人以卦畫奇偶推其相生之理非先畫某卦然後變某卦也來瞿塘

說易純以錯綜為主是執餘義爲本義矣此如五藏屬五行
遞生遞剋確有是理以病證驗之併確有是事然五藏實一
時俱生非腎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也

周禮

禮記不引周禮左氏春秋傳亦不引周禮然漢文帝得魏文
侯樂工竇公出其本經卽大司樂章此周禮不僞之明證矣
蓋國家典制厯朝遞有沿革卽一朝亦自有沿革周禮作于
西京之初而禮記出于東遷以後數百年中其併省改易不
知凡幾周禮爲天子之制而左傳記諸侯之事其體例亦各
不同未可執以定真僞也

孟子誤字

夫子之設科也趙岐註本夫子作夫子其註亦爲孟子自道之詞文義顯然集註蓋偶沿誤本未核趙註觀孟子或問及語類均不辨及此字知朱子所見之本卽作子字矣

娣姪

古者嫁女必以同姓爲娣姪疑皆以宗女充之否則天王之女有備諸侯下陳者于事理不近蔡侯稱息嬀吾姨莊姜稱譚公維私明姊妹不同歸也碩人又稱庶姜孽孽明非女公子也又魯嫁伯姬三國來媵齊人與焉實非同姓或周衰之變禮與其或被出娣姪同歸與否禮無明文考左傳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誘其故妻之娣與之別居是歸則娣姪俱歸故誘而反之矣

立後

無子立後古禮也然此自爲世官有廟者言非人人立後也後世人人立後非尊祖收族之本義孔子庶兄伯皮未聞有後豈非以不主祀與

不弔不入兆域

禮云死而不弔者三日畏壓溺又云兵死者不入于兆域此當指三軍敗北潰卒敗將而言晉趙鞅誓師稱桐棺三寸不入兆域是其事也若執干戈以衛社稷埋輪繼馬首離而心不懟者是忠臣孝子宜報馨香曾先王制禮而苛爲之罰乎

牛馬

古者牛服箱而不耕然冉耕字伯牛牛字從何起義古者馬

駕車而不騎然駕車鉤衡而已不被牽也春秋有地名牽傳
又有據牽而食事牽字從何得名疑其事古皆有之但不似
後世爲通例耳

河圖

伏羲河圖先儒以爲馬背旋毛然則顧命東序所陳當爲馬
革一具耶俞玉吾疑爲玉類其說無據而石脉成文尙差近
理

洛書

河圖曰圖作旋毛狀可也洛書曰書定爲文字漢儒以初一
曰五行等六十五字爲書文已爲附會至解爲九宮奇偶則
是圖非書矣且神龜背負經典無文其說皆出于緯候宋人

事事駁漢儒惟此事不能正也

國風

曰邶曰鄘曰唐曰檜皆西周之舊名而詩則多在東遷後知周時太史所掌詩有舊曰後人弗敢增改但續采之風以類附入耳季札觀樂在孔子前曰爲之歌邶鄘衛曰爲之歌唐曰自檜以下無譏焉是其證也然則王風亦必舊目非孔子所定明矣

劉氏論諸侯無私史

劉原父謂東遷以前諸侯無私史此據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臆斷之耳伯禽費誓首稱公曰此魯史之詞非周史之詞也

聶帥師

春秋書聶帥師會伐鄭慶父帥師伐於餘邱胡傳謂亂臣旣得兵權遂肇弑逆聖人用示履霜之戒此全不考校之言古者兵出于農有事則聚而授甲役竣則散而歸田非有營衛之屯聚方鎮之瓜分可籍之以爲變故公子鮑之取宋陳氏之取齊皆厚施得民非得兵也況爲民武闡之事皆一夫之力何嘗擁衆作亂乎

春秋特筆

春秋所載有顯然爲聖人特筆者如鄭伯克段于鄢紀侯大去其國齊高子來季子來歸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及晉處父盟公在乾侯陳亡書陳災趙盾許止書弑吳楚不書葬

之類率變文見意其中必有美惡存焉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也其餘隨文褒貶大都顯然易見不待穿鑿至于無功無罪之人非善非惡之事又不可不著于策者則亦以常例書之而已說者字字生義是聖人治世非賞卽誅不容有一中立之常人也

杞宋正朔

二王之後得用先朝之正朔此于傳無明文考宋取長葛春秋書冬而傳稱秋蓋取以九月周正之冬商正之秋也此可證宋用商正禮記載孔子之杞得小正建寅舊典獨得于杞此可證杞用夏正

野有死麕

貞靜者守禮尙不足以見聖人之化至于懷春之女幾有越禮之志乃怯于厖吠卒畏人知則廉恥之防明有以遏其邪心也王柏乃以爲淫奔之詩而黜之烏知刪定之旨哉

古占法

左氏敘事固不免有誣然其所敘占法則必太卜之舊當代所同用譬如今之術數家言其神驗者多誣至其占課論單拆交重推命用五星八字則今世同用之法也舍左氏而言易例吾未之能信

洛神賦注

李善注文選字字必著其出典惟洛神賦注感甄事題爲傳曰究不知其爲何傳也

玉樓銀海

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炫生花此正以銀玉比雪耳說者病其體物太似因託王安石語以玉樓爲肩銀海爲目云出道書然迄今無人能注出何道書也且雪光搖目于義猶通若肩則非埋身雪窖何至凍合哉

說文解爲字

說文訓爲字爲母猴云此猴多技能故假借爲作爲字竊謂制字之初必先其切于人事者次則物之習見者必無先制一稀僻山獸之名反借爲習用之字者或因母猴多技能假爲字以名之則或然耳

俗說

初讀馬縞中華古今注稱俗說七月七日烏鵲爲橋渡織女以爲縞述流俗之說耳後讀隋書經籍志禋家有沈約俗說三卷乃知俗說爲書名烏鵲橋事爲約所記也

漢儒易學

世稱漢易雜識緯然丁寬田何以來都無是事至孟喜焦延壽京房始別岐一派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別得占候書託之田王孫而梁邱賀證其誣劉向又稱獨京氏爲異黨其文甚明此正如宋易于周程張外岐出邵子一派耳槩以京氏之學曰漢易將槩以邵子之學曰宋易乎

古字假借

先儒謂古人字少多用假借余不謂然大抵古人簡略惟取

音同如歐陽尙書漢碑作歐羊望陽家語作望羊古字雖少豈無陰陽乎哉

古無四聲

先儒又謂古無四聲然如秦始皇帝諱政避諱讀正月爲征此非以平去爲辨乎劉熙釋名言天字有舌頭舌腹之分其區別亦細矣竊意古人雖朴必無東董棟江講絳讀若一音之理惟其詩賦押韻之例則三聲並用耳如宋詞多上去通押元曲以入聲攤配亦其押韻之例非宋元僅有三聲也

鐸舞曲

古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不可句讀考宋書樂志載此篇原每句空一字郭氏連而一之耳

樂毅論

右軍樂毅論或云書扇或云書石今輾轉鉤摹失其筆法則有之必不至竄改其字句然史記樂毅傳注載其全篇文句乃異同不一

蘭亭序

蘭亭序後之攬者句攬當爲覽或云通用或云誤筆其實乃自避家諱故加才旁右軍王覽之後也

曾子問

曾子問臨娶遭喪一節所謂婿免喪後弗取而後嫁者先儒遞有論說然反覆思之不得其理女未嫁婿未娶忽遭父母之喪喪終成禮禮之當然何以免喪之後久定之盟又有請

而弗娶請而弗嫁者耶其弗娶弗嫁又以何爲詞耶

古無叶音

陳季立稱古無叶音凡今所謂叶者皆其本音其說最確他姑無論如龜茲讀邱慈此直譯以同音並無意義是漢時讀龜爲邱讀茲爲慈之明證否則何不直譯爲邱慈字與

古字說體

字有訛體非但後世卽古亦然馬伏波論成臯印文是矣官制尙爾俗用可知一筆一畫奉漢碑爲古文此好古之過也且非但八分小篆亦然射字籀字象手持弓形小篆轉弓形爲身字轉手形爲寸字寸身爲射果何意乎

牡丹

歐陽公謂古人不言牡丹王慤野客叢書引謝靈運集及尙書故實所載北齊楊子華畫駁之余謂古人但不言其花耳若其名則本草列爲中品張仲景金匱要略已用牡丹皮矣

大毛公

漢書不載大毛公之名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始云毛亨亦不載伏生之名晉書伏滔傳始云遠祖勝

金盃

杜工部諸將詩第一首漢朝陵墓對南山二句言戰爭而陵寢震驚也昨日玉魚蒙葬地用劉殷奴事言王公之墓不保也早時金盃出人間用盧充事言士庶之墓不保也連首二句讀之諸陵亦可危矣此所謂臣子之詞立言之體注者必

附會茂陵玉盃殊失其旨至戴叔倫詩有漢陵帝子黃金盃
晉代仙人白玉棺句則似因杜詩而誤用叔倫德宗時人在
工部後也

青史子

賈誼新書引青史氏之記言太子生事其文與禮經相表裏
漢志青史子五十七篇乃列小說家疑其他文駁雜也

筆

世稱蒙恬作筆或引禮史載筆駁之余謂不但此也虞書作
會豈能以削竹調漆施五色哉

怨于父母

太平廣記載唐劉生夢見帝舜帝舜斥孟子稱號泣于旻天

怨于父母二語爲誣此小說妖妄之辭託帝舜以誅孟子不足深詰然足見所得孟子本作怨于父母乃有是說蓋今本誤脫一字也

六書所無之子

五國故事書劉襲之名曰嚴以襲字杜撰也設遇孫休之五子梁武帝之四公將闕其名乎張有書魏國夫人碑魏必作魏以魏字說文所無也設書諸葛亮碑當作諸葛諒書韓愈碑當作韓廩乎

王弼老子注

老子第二十一章王弼無注今考其言蓋老子之言惟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

兵則貴右二十九字以下皆弼之注兵者不祥之器至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此解前三句意也吉事尙左至以喪禮處之解後二句意也傳寫誤合爲一耳

曹大家

讀曹大家之家作嘉音人必啞然以笑讀陰麗華之華作敷音人必色然以駭不知讀陰麗華入麻韻猶讀曹大家入麻韻也讀曹大家入虞韻猶讀陰麗華入虞韻也此之謂不充其類

子羽子絲

史記項羽本紀稱字羽而自序稱子羽漢書袁盎傳稱字絲而叙傳稱子絲案古人之字實皆一字但或系以伯仲叔季

或連子字爲二字左傳所載可考論語顏淵曾皙顏路冉有皆稱一字言游過矣堂堂乎張也亦祇稱一字疑項籍袁盎亦偶稱一字遂相沿呼之爾

九河碣石

九河故道在滄景間古書鑿鑿碣石在永平古書亦鑿鑿惟由滄景而東注去海百餘里耳必使沿海行千餘里委曲以達碣石何也思其故迄不可解

焚廩浚井

戰國時雜說繁興一事而傳聞異詞各姓時代互異者諸子之書不知凡幾孟子當日亦諸子之流惟誦法孔子發明王道得聖學之正超出諸子之上耳故一切流俗附益之文有

斥而闕之者亦有非宏綱大旨所係不及一一辨詰者焚廩浚井之說亦姑與就事論事不必果以爲實跡也

馬牛其風

馬牛其風與臣妾逋逃相屬自以風逸爲正義或曰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核諸物理無此事或曰牝牡相誘曰風馬牛豈竊妻以逃者耶核諸物理亦無此事

瓜州

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其祖于瓜州瓜州在秦西境當迫逐而西不容聽其越秦而東也推求其理蓋竄入狄地從塞外抵太原而至晉荀吳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無終在北不容越燕至晉蓋亦于塞外相從而至杜預已有是說

祧諱

魯武子諱敖廢敖山而魯乃有公孫敖宋翼祖諱敬而南宋張栻字敬夫又元趙緣督以宋宗室子而名元敬皆祧廟不諱也然臨文不諱可也以爲名字則可用之字多矣何必是弦絃

古字多通用故弦絃兩字經典互用廣韻據五經文字以弦爲正體絃爲俗書禮部韻略舊本改弦爲弓弦絃爲八音之絲開禧元年進士費袞上劄子論之始改通用然制字各從其類琴瑟從弓究于義無取韻略分注不爲無義似不必以經典相難

切字等韻譯語之始

左傳以鉦爲丁寧以穀邱爲句瀆之邱以寺人勃鞞爲寺人
披公穀以鄒爲邾婁檀弓以木爲彌牟此切字之始萌公羊
以伐人伐于人異讀釋名以舌頭舌腹異音此等韻之始萌
據隋書經籍志十四字母自漢聞帝時與佛經俱入中國以字體不同世不行用說苑越人歌後漢
書曰狼王唐鼓歌此譯語之始萌

樵香小記卷上終

樵香小記卷下

十有三祀

洪範稱十有三祀說者謂是時周末改制尙用商名竊疑古人記載往往通稱如唐虞曰載夏曰歲堯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九載績用弗成又曰朕在位七十載舜典曰歲二月東巡守又曰三載黜陟幽明又曰二十有八載蓋亦不拘一律也

宋諱

宋人避諱至嚴然核其遺文似有二例一曰闕筆一曰代字大抵尋常文句則僅闕若人姓名則必代之字如殷浩作商浩桓元作且靈至魏徵作魏證慎夫人作謹夫人匡衡作康

衡蓋臨文不諱故僅作字不成若人之姓名則不使同于祖考此其別也

五經四書

世謂五經四書試士始明此不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法然其用宋儒傳註亦同一例又有宋元祐制以周禮左氏春秋禮記爲大經易詩書儀禮公羊穀梁春秋爲中經進士各治一大經兼一中經仍治論語孟子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中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則北宋試士已以論語孟子爲主特無大學中庸耳

宋試春秋題

朱貢舉條式論春秋義題聽于三傳解經處出蓋以春秋經

文簡略命題易複故也此法如行可稍杜治春秋者惟記破題之病

虞夏書

左傳引虞書作夏書因考說文琨字註虞書揚州貢瑤琨字註曰夏書玼從虫賓亦一部之中二名兼出或謂伏生尙書大傳合虞夏爲一傳疑古書總題虞夏引者可以互稱然大傳有唐傳未聞有唐書則其說亦不盡然闕疑可矣

時會解

逸周書時會解所述乃是夏正此不可曉

廣韻注

廣韻註有絕可笑者如東字下註東宮氏齊大夫東宮得臣

之後才字下註齊監才之後世子而云大夫寺人而云有後
卽姓氏書有此謬談亦不應漫無考訂至此何博古圖說誤
州字卽傳笑千古也

經典釋文

經典釋文爲古義之淵藪學者得以考見先儒音訓惟賴是
書厥功甚偉獨怪其不及孟子而以老子莊子俱列經典是
居何義也

茗飲

三國志韋曜傳有茗飲之語論者援爲飲茶之始然此語不
止韋曜傳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曰椒樹似茱萸有鍼刺蜀
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其文尤明璣亦吳人

也

萬歲木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宋人以爲冬青考陸璣詩疏曰杻櫨也
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旣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
然則朓所詠者乃杻耳

毛詩出子夏

陸璣毛詩疏末附四家詩源流所說傳毛詩者與經典釋文
迥異故王魯齋疑之余謂漢書但云毛萇自謂出子夏已不
能舉其授受之系後來何自得之非惟璣說無所本卽陸德
明說亦未見所本也

晉重

左傳稱晉重耳爲晉重終是脫字不可援爲二名稱一之例
二名稱一惟文選劉琨表段匹磾稱臣磾然亦焉知非脫字
歟若詩文剪裁名姓以就聲律如干木葛亮方叔馬卿諸稱
之類則自古有之要亦非稱也

紙字

或疑古無紙小篆何以有紙字案說文紙訓絲滓也然則蔡
倫以敗絮魚網爲紙正絲滓耳故以名之硯字說文訓石滑
亦不爲磨墨之器

昆蟲

禮昆蟲無作鄭註訓昆爲明於義爲迂說文有蝻字音正作
昆似同聲假借也

書同文

中庸書同文當以字體言之如籀則天下皆用籀篆則天下皆用篆隸則天下皆用隸耳至其點畫增減則聖人有所不能盡同今觀古器銘識卽尊彝諸字形狀不知凡幾其餘文字亦十不同五蓋王政持其大綱爾

諧聲

小篆諧聲疑多因古文之音而配之以字非制字始立音也如磻字諧黃聲古文乃作𠂔偏傍無黃字安有黃聲囿字諧有聲古文乃作囿偏傍無有字安有有聲

禿字

禿字說文載王育說謂倉頡見禿人伏禾下妄謬殊甚故許

慎亦曰未知其審周伯琦謂上當從木諧聲亦似不然疑上當從木會意說文木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

萼萼

說文分萼萼爲二部萼訓草木華也萼訓榮也華之與榮有何區別萼部收萼字訓草木白華然則萼亦草木華矣竊意萼萼之重文說文強分爲二

轉燭

讀工部佳人詩不解其中轉燭字後偶坐佛閣檢大藏乃知富貴貧賤有如轉燭出佛說貧窮老公經此老固無所不讀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殆以六日七分之法引而伸之但漢儒以卦值日

邵子以卦值世耳此無論驗與不驗均非儒者所宜道如曰
天運一定是堯舜不能不治桀紂不能不亂非所以立訓如
曰人事尚可轉移是當治者不治當亂者不亂數又不確矣
故孔子罕言命也

鐙燭

燭字見周禮禮記然諸家所說似然木以取明非今之蠟炬
鐙字則經典無文禮記所云執鐙乃豆之跗也考古圖詩有
漢雁足鐙

准字

郭忠恕佩觿云三蒼作𡗗爲尼止之尼字林用准爲平準之
準若以准代準始于呂忱宋人謂避寇準名及蔡京父名者

猶未溯其源也

尹氏卒

春秋書尹氏卒左傳以爲君氏其說支離公穀以爲周之尹氏近是或援劉卷之例謂果爲王朝卿士自必書名然其赴書佚其名聖人有所不能益姑以尹氏書之如諸侯之卒例書名宿男不名之例也齊放崔氏于衛疑亦類此

春秋古經

馬貴與謂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此未考杜預之析傳附經而誤謂左氏傳中原載經文也

春秋疑義

隱公攝位而經文適不書正桓公弑立而經文適不書王文姜淫佚而經文適書子同生此諸儒論端所自起也以主是說者爲是則於例不能盡合以主是說者爲非則其說不爲無因是亦不食馬肝之類也孔子曰多聞闕疑

春秋廢傳廢例之漸

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顯董仲舒之言也舍傳棄於此矣春秋之經以紀善惡爲寔不以日月爲例王充之言也廢例棄於此矣據漢書儒林傳仲舒學公羊春秋者也據論衡序左傳始末充主左氏春秋者也後儒各務心得實皆先儒所已言

人地

杜預註左傳於不知其地者曰地闕范甯註穀梁傳於不知其說者曰人地說者謂人卽某字之省文竊不謂然韓子稱於文自環爲私背私爲公公字卽古私字不得假借爲某字由武子於原稿空一字作一三角圈記之如穆天子傳逸周書之作四角圈耳

疊字

石鼓文於疊字皆作二三卽二字言此字有二文義亦明秦刻石於夫字下作二云是大夫鍾繇帖於祖字下作二云重且字其例雖古似未可行用印譜有文三橋所作努力加餐飯一印努字下左爲二點云重力字右爲二點旁作口字云

重力字合爲加字餐字下爲二點旁作反字云重食字合爲飯字論者病其太巧不知寔祖秦刻石法

祆祠

杜預註左傳次睢之社云睢水上有祆祠此必不然宋襄公時祆祠何由至于中國

種子方

李濂醫史謂淳于意及其師公乘陽慶皆無子知醫家無種子方其論甚正然不可謂古無此說漢書藝文志有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容成

彭祖得容成御女術漢志房中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卽是

其說也張衡同聲歌稱素女爲我師天老敘軒皇漢志房中
有天老禪子陰道二十五卷是其說也漢志又有黃帝三王
養陽方二十卷是萬安秘冊古亦有之矣

粲者

女三爲粲見於國語然寔亦美女之通稱詩見此粲者傳以
三女釋之未見其然古大夫乃有娣姪民庶流離之後幸遂
室家匹夫匹婦禮之經也何三女之有

放勳重華

放勳見孟子重華見離騷其爲堯舜之號不疑然必非在位
之時以美詞自號殆所追稱乎此諡法之始萌也

姚察傳

姚思廉脩陳書以其父察與江總合傳此真不可解事若李商隱贈杜牧詩稱前身應是梁江總以詞采言之則猶之可也

譚公

碩人詩稱齊侯之子衛侯之妻邢侯之甥皆舉其爵惟譚公惟私稱公按春秋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則譚子爵也其變文之故思之不得

鈞金束矢

鈞金束矢之制儒者所疑此以後世律三代也後世以一官治一邑其事必訟乃理故訟恒繁古者州里族黨之間各有官以長之卽婚姻財貨之事亦有官以司之其不合理者卽

治以法不至訟凡其訟者必瑣屑無關之務曖昧不決之疑吏所不必盡治者故限以輸官之物俾直者知訟之不易可稍忍而卽于和曲者知所得不償所失亦權其輕重而知所避是化民息爭之道也貧懦畏豪强豪强易辦貧懦者莫伸夫聖王之世法制修明豪强縱暴有舉其官者矣安用訟哉屠者以骨革納官

周禮屠者以骨革納官此爲屠肆言之使利薄而民不趨所以抑逐末之業而省無故之殺若自爲賓祭用牲者雖漢唐末造歛不至是況周之盛乎

原蠶

禮禁原蠶傳有三說一曰蠶馬同氣恐其傷馬此理太迂一

曰先王仁及昆蟲不欲使一歲之中再罹湯火此爲近之一
曰原蠶絲惡恐妨民用此亦一理

地動儀

張衡地動儀余終不信有是事夫設機轉運則其機有定不
能測無定設機待不測機不動不發氣不至不動氣動于數
千里外而機應于此萬無此法蓋葭管之氣必至之氣也徧
乎天下至其時則皆應地動之氣偶逆之氣也各于其地非
其地則不知

孔鼎

李商隱詩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如曰孔悝之
鼎銘此何足道如曰正考甫之鼎銘則自孔父嘉以下始以

王父字爲氏正考甫非孔氏不得云孔鼎此或唐以前書別有孔子鼎銘今不可見矣

唐人歌詩

唐人歌詩宋人歌詞其法皆不傳白香山稱河滿子一曲四聲歌八疊今不知八疊謂何又古樂府多長篇而唐人惟歌絕句卽律詩亦僅取半首古詩長篇如李嶠汾陰行高適哭單父梁少府詩亦僅取四句或當時之曲以四聲八疊爲定律歟然陽關曲又云三疊總不可考

達摩支曲

溫飛卿集有達摩支曲莫曉其義考段安節樂府雜錄載舞曲有達摩支飛卿所作蓋當時舞曲也唐歌皆四句而此曲

至十二句殆舞者須闋時稍久乃盡低昂旋轉之態不可驟進驟退故其詞長耶

孔父

春秋書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或以孔父爲字考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不聞以名則孔父爲字更無疑義或謂春秋國史夫子不應避家諱不知筆削雖因魯史寔私修之書藏之於家異乎君前臣名司馬子長作史記諱談爲同范蔚宗作後漢書諱太爲泰亦以私修也若史官載筆則有國諱無家諱矣

誠節傳

隋高祖父名忠故當時諱忠爲誠至修隋書時不諱矣而忠

節傳曰誠節傳蓋諸人大抵隋舊臣習慣而不能改也微特
此也虎林曰武林民部曰戶部之類且傳至今而不改矣

文選文苑英華

文選錄潘最魏公九錫文阮籍勸進晉王牋是獎纂也文苑
英華錄孔熙先爲彭城王檄征鎮文祖君彥爲李密檄隋文
是獎叛也若文章正宗則必無此矣

賀知章柳枝詞

柳枝詞起于中唐故白香山詩稱聽取新翻楊柳枝也才調
集乃有賀知章柳枝詞考何光遠鑑戒錄稱是篇爲賀秘監
知章咏柳是才調集悞

娶妻不娶同姓

禮娶妻不娶同姓鄭註謂爲其近禽獸此語太甚家語言同姓百世不通婚姻周道然也則周以前或不拘矣康成以鳥獸行當之是內亂之說非娶同姓之說也

傳註誤引經文

書釐降二女于嬀汭蔡傳引爾雅水北曰汭詩駉牝三千朱傳引禮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術有序陳氏集說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今本皆無此文

魯頌春秋不同

魯頌閟宮泮宮之作與淮夷獻琛之事皆在僖公時然春秋皆無其事或謂閟宮泮宮常事不書淮夷之事不能克之鋪張不爲實錄頌者歌詠之作不妨存臣子之詞春秋者立教

之書不可沒是非之寔也是或然歟

女媧補天

列子女媧補天事張湛注以五色石爲寓言五常是亦巧爲之詞戰國諸子多與小說相出入不盡可詰卽以列子而論龍伯釣鼈之事化人擘裾之談又譬何事乎

毛詩

漢志毛詩三十卷毛詩故訓傳二十九卷俱不著爲毛亨毛萇據鄭康成詩譜魯人大毛公爲萇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傳則詩傳爲毛亨作矣隋書經籍志則稱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訓故傳則以詩傳爲毛萇作然宋以來並云毛萇不云毛亨疑不明

五言詩

五言詩世稱始蘇李王臺新詠則題古詩爲枚乘作均漢武帝時人無庸較其先後惟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虞姬詩已全作五言此不可曉卽曰陸賈賈託賈亦虞姬同時人也豈守節所見之本後來又有所竄入歟

文言

梁武帝以文言爲文王作此於古無考直以穆姜引文言四語在孔子前而文字適合文王謚法以意斷之耳劉勰文心雕龍曰乾坤二卦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此又附會於文章之義亦非本旨

金章

禮圭璧金璋不鬻於市皇侃註用金爲印章則印章古有之
矣今本作璋蓋字之誤旣曰圭璧足以該璋不煩縷贅且璋
不以金作則金自不連璋爲文市不鬻金亦非可行之事
子別有鬻金于市

百國春秋

墨子自稱見百國春秋所引有周春秋杜伯一事燕春秋莊
子儀一事宋春秋祐觀辜一事齊春秋王里國中里微一事
其文皆似傳體蓋古史官簡書策書之分策書詳其細目如
墨子之所稱左氏據以作傳者是也簡書舉其大綱如汲冢
竹書之體孔子所據以作經者也

晉乘

史稱羊舌肸習于春秋此晉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孟子又曰晉之乘蓋春秋爲記事之通名乘則一國之專名猶後世舉其總名則曰史舉其專名則曰漢書唐書古以史爲官名書猶子亦人之美稱後世以人名其書周禮稱三王五帝之書均不謂之史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亦稱史官不稱史書

總集自註賦詩

合衆人之作爲一集始于王逸錄總集者不及以楚詞自爲一類也自錄已作亦始于逸而徐陵玉臺新詠芮挺章園秀集用其例自註已作亦始于逸而戴凱竹譜謝靈運山居賦用其例漢書藝文志亦自註然寥寥無幾又非發明文義故不以托始注賦始薛綜注張衡兩京賦注詩始顏延年沈約注阮籍詠懷詩詩中偶用自註始王融

六朝人誤用古事

六朝以綺麗相高務求新豔往往不考本事梁武帝有代蘇
屬國婦詩極述纏綿思遠之意然武生妻去帷也吳均行
路難稱倡家小女名桃根桃根乃姚葉之妹亦王獻之妾非
倡家也李商隱詩桃葉桃根同姊妹

大學

大學稱曾子作究不知其所據曾子二卷南宋尙存晁公武
讀書志稱十篇皆見大戴禮高似孫子畧亦云見大戴禮尙
有襍見小戴禮旣曰襍見則中無全篇大學可知矣

孔叢子

漢人無引孔叢子者引孟子字子居一條以駁趙岐始於王

肅其文與家語如一手殆亦肅所僞撰歟

樵香小記卷下終

日
聞
錄

日聞錄提要

日聞錄一卷元李翀撰翀不見史傳惟書中紀至正甲辰丙午間事下距洪武元年僅一二載其人當已入明然書中皆稱元爲國朝則前代遺老抱節不仕者也是書多及歷代故事畧如蔡邕獨斷崔豹古今注之體而辨論差詳多有可采亦間及元代軼事蓋雜家者流其中如謂典命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爲節卽掌節之節殊屬臆斷又謂唐以後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之類乃變節爲旗不知周禮司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已各以旗常爲表識不得云自唐以後始變節爲旗考證未免少疎

又如真德秀題三教圖之類亦未免傳聞附會然大致引據詳核足與史志相參考數典者固宜有取也舊本久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抄合排比編爲一卷千頃堂書目載有是書而題作者爲凌翀永樂大典所題亦有一條作凌翀然其餘無作凌翀者今仍題李翀之名而附載姓氏異同備考核焉

日聞錄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元李昉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周禮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按旌與節非一物符節以合符爲信璽節以印封爲信則旌節以旌旗爲信又非瑞節之謂也旌節旗類子子干旌招虞人以旌爲其有柄可揭有旂可垂故能建之於城來者可指以爲望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考其意制一物中分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上公以九爲節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皆是禮也守邦國者以玉爲節守

都鄙者以角爲節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爲守土之信矣是皆兩判可合無柄無旂非旌旗之比也後世但見周官旌與節同出而聯文遂以旌爲節誤矣且三節之出皆輔以英蕩英蕩者斷大竹兩節間以爲函也漢世之節則可仗可執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仗節牧羊節旌盡落漠節本垂赤旌因戾太子之變而加黃旌則此節正與旌類不復古制矣宣和鹵簿圖曰節者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盤八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漢官儀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旌牛尾爲其旒三重崔豹以爲秦制也今王公通用之則夫以旌爲節秦世亦然漢特因之耳唐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

豹尾二則是節變爲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用竹不用木者正是附以英蕩之義以求近古也蕩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簜之蕩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漢人疑其爲竹而遂用竹爲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謂爲畫函未必不是加畫於竹以嚴其制也漢武天漢二年遣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逐捕盜賊以軍法從事得斬二千石以下後世凡銜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蓋自漢始也自漢以下又有所謂建麾建節曰麾所以指麾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是則自人主以至二千石皆可建以麾也

古者使有節傳節操也瑞信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

長一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漸長數尺傳則馳傳也謂奉之而疾行也傳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於上又以一板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魏武奏事有急則以鷄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云檄以木簡爲之長尺二寸若戰克乃書帛於漆竿之上以明告中外名曰露布漢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時劾宦官用事欲衆聞知亦爲露布

古人拜稽首揖各有差等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言魯據周禮不肯答齊稽首也蓋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也公羊傳二年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文六年趙盾北

面再拜稽首注以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拜手即今又手謂身屈首不至地

白屋者庶人屋也春秋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黻黃色也按此則屋楹循等級用采庶人則不許是以謂之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及官寺皆施朱非古矣南史有一隱士多遊王門或譏之答曰諸君以爲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注云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也是故山節藻梲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其屋當白屋也白茅覆屋古今無傳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室

概飾以朱故曰朱門又曰朱邸以別於白屋也故凡庶人所居皆曰白屋矣

誅責也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孔子曰於予與何誅其在國法雖小罰皆可名爲誅也漢法不下殿門罰金四兩蹙路馬之芻以爲不敬有罰他馬有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乃與路馬齊行是謂之齒有罰故曰齒路馬有誅慎子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支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楊雄甘泉

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是也說文曰門扇
鑲謂之鋪首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輔闥歷金鑲之華
鋪是也風俗通又引百家書曰輪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
頭見汝形蠡適出其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
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
鋪謂之鑿鑿音謳今俗謂浮漚丁者也劉孝威詩金鋪玉瑣
琉璃扉花鈿寶鏡織成衣江總詩兔影脈脈照金鋪虬水滴
滴瀉玉壺沈佺期詩妝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古者印綬必自佩之天子視朝璽亦自佩也漢元后傳高祖
卽位卽服秦傳國璽王莽時孺子嬰未立璽藏長樂宮故昌
邑王傳所謂而聽人脫其璽綬乎按此天子之璽每朝必自

佩之也

魚袋本唐制也蓋所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題云某位某姓某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入所謂右一者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宣召卽內出左契以與右合而參驗之也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已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武后改魚爲龜宋襲唐制按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而爲顯榮則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

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至宋玉帶則出特賜須得閣門關

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後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初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金魚不用自此遂爲王故事唐天寶元年敕麴以三觔四兩爲一斗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皆以秬黍爲定又通典敘六朝賦稅謂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以三兩當今一兩尺以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註云今謂卽時蓋指杜佑之時也唐時一尺皆六朝制一尺二寸也宋二相以下階銜分左右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因坐位而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名曰左遷漢法仕於諸侯者亦名爲左官則以左爲卑其來久矣

瓊說文赤玉也左傳楚子玉瓊弁玉纓按此則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是玉不分言也今人以瓊比梅雪誤矣

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玉篇芣葍菁也菲菜也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爲貴羊首牛首肩肱心肺皆上體也至於腎腸脅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污穢也葍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不棄下體也

古者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皐皐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有所謂厮養者厮析薪者養養馬者今人稱從人爲皐隸稱奴婢爲重臺又古者諸侯之臣自稱於天子曰陪臣陪重也

皇元累朝卽位之初必降詔天下惟西番一詔用青紵絲書

粉詔文繡以白絨穿珍珠網于其上寶用珊瑚珠蓋之如此
齋至其國張于帝師所居殿中可謂盛哉

古無紙專用簡牘簡以竹爲之牘以木爲之鄭康成釋詩別
爲注文以附毛公本文之下以片竹書之故特名之爲箋其
字亦從竹

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
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近年以來正官
多不識字至正年間淮東有一路總管在任省劄行下辨驗
收差課程錢穀喚該吏怒曰省劄云便檢錢許多鈔在庫如
何不便檢錯以辨驗爲便檢也又一縣令修理譙樓讀譙爲
焦又讀羈管爲霸管又以首領官只管祇候至今以爲笑談

唐蕭炅爲戶部侍郎素不學一日在中書讀伏臘爲伏獵嚴
挺之譏之曰中書豈容伏獵侍郎耶一語之失載諸史冊于
古之恥

月者太陰之精其行之道斜帶黃道有遲有疾十三日有奇
在黃道表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
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鄭夾淙云月望
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
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
故不見也揚子雲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
其遡於日乎理固該盡而不如沈括之言能發越其狀也沈
括曰月如銀圓圓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說思之則

其魄是銀圓之背日而暗者也其明是銀圓得日而光彩溢者也月十五日兩曜相當銀圓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爲滿也此所謂人在其間而盡觀其明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遠其圓但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爲魄此所謂人觀其旁而不能盡觀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鄭氏揚子之說旣得其理沈氏耀圓之說又能盡發其狀矣張衡曰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日則日蝕值星則星亡朱子曰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一週天月則二十九日有奇而一週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以成陰陽寒暑之節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

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
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
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蝕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
則月亢日而月爲之蝕是皆有常度矣傳曰天有十二次日
月右行每晦日共會於一次之中名之會朔次者位也日月
所會謂之辰卽十二辰之次也蓋以九州之地十二國之分
野繫焉正月會于亥娵訾之次衛之分野二月會于戌降婁
之次魯之分野三月會于酉大梁之次趙之分野四月會于
申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五月會于未鶉首之次秦之分野六
月會于午鶉火之次周之分野七月會于巳鶉尾之次楚之
分野八月會于辰壽星之次鄭之分野九月會于卯大火之

次宋之分野十月會于寅析木之次燕之分野十一月會于丑星紀之次吳越分野十二月會于子元枵之次齊之分野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說文云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則凡官府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敬當用衙晡字府晡聲之訛也

背嵬者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稿簡贅筆云背嵬卽團牌也以皮爲之朱漆金光煥耀向日卽今軍旅所用者

至正壬辰平江郡守六十差民夫築城傳言於舊城址下得一石上鐫云三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列國不在常不在祥切須款款細思量日卜水暮愁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右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

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曾在千年頭訪問不得其實子後於松江偶見前人一日錄亦載此語乃知此語不特見於平江蓋已識於前矣

至正甲辰秋七月十七日夜雷電大作餘杭武康山中一時洪水泛漲山石崩裂數十餘處大風拔樹漂流民居山路化為溪澗溪澗反塞爲平路死傷者衆後二年有兵興之變國朝通例婦人犯鹽罪坐夫男至正丁亥李堂卿爲兩浙運司海寧州一婦人犯私鹽上有翁在李改一檢云舍翁論婦於理未然舍婦論翁於法未當合下仰照驗施行遂兩釋之可謂權宜矣

至元年間徐子方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內漏落頭行

一聖字吏欲問罪以爲不敬徐公改檢云照得來解第一行脫漏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去仰重別具解申來亦可以爲吹毛求疵之戒

晉魏之後官至貴品者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卽今官府前又子是也周禮謂之棪桓行馬桓木也互其木遮闌於門西都賦後宮蘭掖椒房乃后妃之室呂向曰掖庭在天子左右如肘腋也

古者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幕府古者斬人必加鎡上而斫之故曰伏鈇質質者鎡也

扁題字數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成殿則曰大成之殿不知起於何時

羅國器杭州人後至元丙子爲行金玉府總管有一匠慢工
案具而恕之同僚問其故羅曰吾聞其新娶若撻之其舅姑
必以婦爲不利口舌之餘則有不測之事存焉余按宋曹彬
知徐州有吏犯罪旣具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
此人新娶婦必以爲不利而朝夕答詈之使不能自存故緩
其事然法未嘗屈焉二事相符仁人之用心也

國初杭城每歲三月初八日迎佛會有一士人建言欲援例
迎夫子事上有司申省省送江浙儒司定議省典傅景文作
詞云省府相度當爲不爲與不當爲而爲皆非聖人之道孔
子之教垂憲萬世今杭州路申前件事仰連送江浙儒司考
覈典故稽諸經史可以施之於今行之於後無愧於古保結

連呈

托歡

舊作脫懼
今改正

為浙江相日忽御賜龍衣一襲纔服於身偶

一宣使在旁研墨失手誤濺其衣宣使大懼叩頭請罪丞相

徐徐笑曰汝非故也何以懼為又一日有一省典偽為省文

倣丞相押字事發屬司欲送理問按治丞相取其文觀之手

裂其紙乃曰此押字正是我的如何是偽置之不理其大度

皆此類

阿掄特穆爾

舊作阿伶帖
木兒今改正

北庭王一日訪西鎮國吉哩什迪

舊作吉刺失
的今改正

長老長老迎之甚喜留坐囑侍者取牀後好酒

一尊為禮長老執盃王盡飲之長老曰尊客遠來當進兩盃

王復飲之迴盞及脣長老驚乃醖醋也即欲捶侍者王曰

酒醋皆米爲我不厭之何怒耶長老怒不能釋王曰汝留我坐須勿怒我有佳醞取來盡歡而罷

至元年間有一御史分巡民以爭田事告之曰此連年不絕官事以爲務停御史乃曰傳我言語開了務者又至正年間松江一推官提牢見重囚問之曰汝是正身替頭獄卒聞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知府怒曰三十七打罷這厮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問之曰見有人否一言之失書之史冊百世之恥可不慎歟

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愚謂三世仕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浣濯補綴必欲鮮華食不肯食蔬糲菲薄必欲精鑿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

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顛蒙窮奢極欲而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

白玉蟾降筆跋其像云這先生神氣清玉之英蟾之精三光之明萬物之靈大道無名元亨利貞

趙子昂令陳鑑如寫神援筆至脣乃曰何以謂之人中今乃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間指此謂之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此以下口及二便皆單竅成一泰卦耳故因此名中也滿坐嘆服

真西山題一三教圖佛道同坐夫子拜下題云老子喜說虛無釋迦只談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又一三教圖題云子曰佛說道言所喻無非至理三人必有我師一以貫之曰唯

江行錄云禽鳥翻飛天色昏淡雲行急頭顱熱日月昏暈星宿動搖燈火焰明作聲皆有大風之兆當預防不測又云雞毛招風乙酉丁酉日燒三歲雄雉雞羽揚灰風立至

揚州路儒學書閤魁星贊曰杓攜龍角魁枕參首躔哉變化蹴踏星斗弭風駕雲來遊帝旁幹旋樞極霖雨八方

三代後惟佛爲盛爲佛者曰佛能爲福田利益也非佛者曰事佛求福反更得禍佛不足信也爲佛者曰福祚皆佛報應也非佛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所墜之地不同故貴賤各有殊途天下本無佛也以愚考之佛豈爲禍福者哉禍福自各以其類至爾豈佛之所能爲哉佛本自謂西域國王之子正以厭苦人間事捨俗出家而稱佛佛之言覺也覺

人世之事皆非也爲佛而惟求寂滅曰寂曰滅死卽已矣無復餘事也安得旣死之後尙爲禍福如今人所云者假如今之說能爲人禍福也爲禍福於昭昭使人皆期頤也世豈有人皆期頤者乎免貧賤使盡富貴除災厄使盡安樂也世豈有盡富貴盡安樂者乎爲禍福於冥冥使有罪者出之地獄置之天堂也死者日或萬人求佛牒而出之者日亦萬人是天下之造惡者皆得生天閻羅王日受關節不暇一不得直筆於其間閻羅王之司存遂可廢罷而佛爲幽冥中受囑行私不顧是非曲直強霸公事之渠魁也有此理否乎佛其肯爲之乎閻羅王其肯徇之乎然則何爲而有禍福之說也嗚呼是可知矣世俗傳訛覲而不同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况隔

萬里之遠又經重譯而來其有雜僞孰從而辨故凡禍福之說特冒佛之名皆吾中國之人依倣而托之者也佛書之初入中國也僅四十二章本不言禍福其說知足本於老子其書分章本於孝經蓋中國之人譯之然也言天堂則宋玉天門九關之說言地獄則宋玉幽都土伯之說言輪迴則漢書載鬼之說因列子寓言西極化人遂生西方極樂因離騷寓言女岐九子遂生九子母因鄒衍以禹九州演爲九九復演爲九之又九遂增展爲十萬億國土因道家謂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常相隱避以爲光明遂推廣而爲日月循環須彌山照臨四世界因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於是謂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汝等來世皆當作佛因墨子言兼愛

視其鄰之子猶其兄之子於是謂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因老子言爲吾大患者以吾有身於是謂肉身爲血肉皮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因老子言可道非道可名非名於是謂一切有相皆爲非相因莊子言死灰其心槁木其形於是謂禪寂入定坐脫立亡凡爾皆吾中國之人譯之然也佛書之稱自西域來者不出此數端而已皆譯者徧獵中國之書而爲之其後雖稱唐僧取西域經律論轉成三萬五千四十八卷其事通鑑所不載唐僧法明欲諂武后爲彌勒下生譌大雲經四卷上之朱文公謂楞嚴經本只呪語中間道理皆房融添入李伯紀之子謂維摩經是南北朝時一貴人所譌黃山谷亦謂普通中事本不從蔥嶺來司馬公又謂

佛書獨般若經最多至六百卷後人撮其要爲心經而圓覺經裴休所爲蓋皆文人綺語豔而眩人世俗悅於其文因反指爲佛之精語耳漢末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經北魏董謐獻服餌仙經宋妖賊亦嘗爲五龍滴淚經占候則有地母經識語則有博文經况譯經有使潤文有官其制近宋尙存太平興國中置譯經院延梵學僧翻譯新經每歲誕節必進新經佛滅度已幾年而經乃有新經唐三藏後取經者何人而經乃有歲進其曰經云者蓋因漢人名孔子之書爲經故亦例名其書爲經不知經之言常也孔子之道萬世常行其書可以名經佛說無常正與經相反不可以經名也其寺云者蓋因漢世處天竺僧於鴻臚寺故亦就名其屋爲寺不知寺之

言侍也鴻臚官舍近聯禁署所以名寺佛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正與侍相反不可以寺名也其曰齋云者因三代齋戒以事鬼神爲齋故亦飾名其斂膝就食爲齋不知齋之言齋也端居靜念其心齊一可以名齋飲食人之大欲佛法節其所欲日僅一得食及其僅而得食飢渴已迫貪饞乘之其心紛亂正與齋相反不可以齋名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以聖帝明王大濟生民爲功德今乃梵唄歌聲花鼓優戲亦名功德老子以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名三寶所指者德也今乃自貴其身與佛與法亦名三寶古人席地而坐講說者中晉三席空地以備指畫席各三尺三寸三分合而成丈名方丈所指者地也今說法已別有堂復崇大其寢室與佛殿相峙

嶠亦名方丈衆生二字本出祭法供養二字本出左傳布施
二字本出鴻烈於意云何本後漢語何以故本晉人語精舍
本曹操語庵本王充語門徒本漢人從學之稱寮本古人同
官之稱前資本唐人仕宦者已去官之稱今佛氏皆襲用之
考其字義則何往而非此猶襲取吾書之語也至於自爲門
戶尤更紛紛佛一也而分爲三曰律曰教曰禪律一也又分
爲二曰資待律曰南山律教一也亦分爲三曰天台教曰賢
首教曰華嚴教禪一也復分爲五曰雲門宗曰法眼宗曰漚
仰宗曰曹洞宗曰臨濟宗凡此紛紛皆出近世又孰爲佛之
真耶因嘗論佛與道類也道之說出中國書同文不經譯難
於爲欺者也猶且無所不用其欺黃帝所葬橋山而云乘龍

上天老子死於中國而云乘青牛出函關老子亦人也而云
剖母左腋而生生而髮已白甚至劉安以謀逆族誅而反謗
鷄犬亦仙葉靜能以逆黨梟首而尚侈天師靈迹難於爲欺
者其欺猶至此甚佛之說出遠夷書不同文屢經翻譯易於
爲欺莫此爲甚其欺又將何所不至乎佛書言十萬億國之
西有極樂世界猶道之言海上有三神山也佛書言極樂世
界有無量壽佛猶道之言三神山有長生不死之仙也被皆
知人情貪生而惡死樂富貴而悲貧賤故特鋪張華侈窮極
人欲指空畫無切中其心髓以深入之佛書則高於道家之
說而其說彌巧道言三神山近在海上求長生藥不得方士
往往腰斬伏辜佛書推遠於十萬億國土之外無可究詰者

矣道言安期生等庶幾可遇而無其驗佛書謂託生西方在此身死滅之後一切推墮於茫昧而不問矣夫佛亦人耳亦稟天地之陰陽亦受父母之血氣亦衣食以治生亦老病而死惟其棄王公太子而出家辭宮居服食而行丐絕類離羣獨潔其身而乎此時未有此人故見以爲異聞者益以爲異四海之廣千載之遠傳而聞之者愈益以爲異增飾誇大漸至於誕而好事者因附借之爲僞書耳以生日而九龍吐水幼時出遊四門是生卽爲佛矣何爲娶妻生子方稱出家修道又曰天龍八部國王大臣皆來座下以聽說法已受人天供養矣何爲跣足持鉢自出乞食行道又曰眉間放白毫光照見東方十萬億國土皆在座下以聽說法是天竺以東無

一國不在其法會矣何天竺在月氏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
十里所隔不過拘彌可賓西夜德若條枝安息大康數國自
洛陽東至大海僅踰千里卽與大海中日本國爲界日本以
東有去無返人舟不可復回方言謂之瀉書傳謂之尾間殆
卽天地極處是天竺以東纔十餘國而大言十萬億國可乎
若天竺以西則班超嘗分使至西海極處自中國而往行四
萬里又安得大言天竺之西過十萬億國更有極樂世界無
窮無盡者乎蓋嘗訝其欺誕之太甚戲問佞佛者曰佛父母
所生血肉之軀也何爲而有丈六金身曰旣成佛而變也余
曰血與肉柔者也尙變而爲金之剛齒與骨剛者也何反不
併變爲金乃以常人之齒骨來中國爲羚羊角一叩而碎其

人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中年出家晚年成道僅年七十餘而終不知於何時說法而經至有八萬四千卷之多曰佛能縮無量劫爲刹那頃人見其住世甚短而不知其說法之時甚長也余曰佛若自曠劫以來即便說法則縮長爲短無由可知今明云生周昭王之二十四年沒於周穆王之五十二年歲月有定於何而縮亦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以人間爲苦海人事爲火宅唯恐去之不速幸而一旦得死是脫苦海離火宅得返安樂清涼之界也宜何如其喜今乃十大弟子噫嚶涕泣無異世俗兒女子悲戀之情是以生爲苦耶死爲苦耶人世爲樂耶佛國爲樂耶又驚怛不知所對凡若此者何也誤佛之書務佛之神故肆其誣誕務以驚動愚俗而不暇計

其理之所無說之易窮也此其爲書以誇佛者其欺已如此
若其假佛以說者其欺又豈爲少哉佛書莫重於金剛般若
其說主於蕩空若曰如來說佛卽非是佛是名是佛大要不
出此一語而止乃復從而遍引事物曰卽非某是非某以至
涉爲千百無非此一語而佛亦何若是之不憚煩因其一語
演爲一卷歐陽公謂佛書數十萬言數談可盡正指此類今
乃謂金剛經未入中國尙十卷一語已演一卷更演十卷乎
又莫重於法華其書號爲大乘乃高自稱譽謂若持此經當
獲其福若此書正非此經而特出於他人之贊揚者不知法
華正經其果何在其言天堂謂二十三天其上一半本身皆
有光明至山腹下始伏日月之光大抵光明在上其下無有

不燭若其上一半合十五天諸天之光豈不能下照而待日月以補缺諸天光明豈流螢自照者比耶其言地獄謂最下爲無間地獄無數罪人獄滿罪人亦滿是罪人之在地獄如鷄子黃充實鷄子殼無復更有餘地則刀山劍樹於何地而設凶險牛頭獄卒於何處而施拷掠又謂地獄火燒日夜之間萬億成壞是罪人哀慟其中亂起亂滅細於微塵速於瞬息豈復知有苦惱而司地獄者亦何時而定其罪成其獄耶他如旣說無常又言常住旣言一塵不染又言萬法俱攝旣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又言佛法付託國王大臣旣說不可以色求我以聲音求我又言黃金布地音樂自然旣說佛以多劫修來方得成佛又言衆生隨念卽得往生旣說大阿羅

漢屢劫修行未得成佛又言阿闍世王弑君弑父當入無間
地獄一求事佛卽得生天言語反覆如此果何者爲佛之真
耶甚至如如居士語錄稱捨田一畝入寺生某天出某經入
寺費湯一勺壞爛其身出某經佛於桑下不敢三宿於何有
寺而令人捨田佛旣不會有寺於何設浴而禁人費湯此等
之經果出於佛否耶或出於佛則捨田之賞何如此之太濫
費湯之罰何如此之太慘佛號以利益一切爲心乃不量本
情不問輕重貪忍自私一至此極乎佛書之多欺僞至此益
彰彰明甚而僞爲佛書者之謀衣食窮迫一至於此亦可哀
矣奈何浸淫之久尊信之篤無一覺其爲僞然有一說可證
其僞日月東出而西沒有目者所共覩今乃云日月無出沒

乃從須彌山循環而轉若果其然當以循環之漸次爲昏明何爲天下之廣皆卯而旦酉而昏亦當以東西之相望爲均平何爲一歲之間冬夏有長短朔望有交蝕是其言日月者旣妄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所經行不過一百七萬四千里明歷者所共知今乃云須彌山外先以七重寶山山各四萬二千由旬七重山外維以二十三重之相林之間各有池亦數百由旬由旬者華言四十里不知合而計之當幾億萬里若果其然則日南之邑北景陰山之地夏雪何爲天地之間南北相去無幾四夷之外皆海四海之外皆冥漠何爲周匝皆水不見高山巨林次第層地而登天是其言天地者又妄矣天地日月人所知見者其說且妄況其

言天地日月之外人所不知不見者乎考論至此是灼然無須彌山無須彌山則無東西方十萬億國無東西方十萬億國則亦無此世界外三千大千世界彼愚不肖者真以爲有而惑之則大可憐爾

日聞錄終

日聞錄跋

日聞錄幸存於永樂大典僅寥寥數帙然於典章制度頗多考据全書體例可見一班末篇極辨佛氏之欺誕博而能精尤足徵學識蓋韓歐諸公專以倫常大義責佛彼固視爲俗緣講學家細辨儒佛源流不惟愚蒙不解且往往入其環中不若卽彼所以惑世誣民者反脣相稽使之無從置喙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也康熙中遂甯張文端公奉

使俄羅斯道次拏拉克帶叟卽必拉遇數番僧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普陀五臺峨嵋等山不見有佛聞達賴喇嘛似之往見知其非又聞外國金丹喇嘛是佛涉窮荒往見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

佛國中人反求佛於中國西方極樂世界果安在耶試以此
篇合山草堂集所辨參之蚩蚩者宜自厓而返矣熙祚識



